

开心录

李吉宇

——从红三军游击司令到八路军120师洪涛印刷厂长

□赵宗山

李吉宇，亦作及雨、季玉，1881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原大庸市）枫香岗街道泗坪村清末名门望族李氏教师家。他自小随父读私塾，在父亲教诲下，性格正直、豪爽。李吉宇生于斯，长于斯，从小就在玉皇洞一带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他自幼熟知同族先祖李京开修建玉皇洞石窟的故事，受其影响不满黑暗社会，弃文习武，在烟灯坡以开屠行为业。重义轻财，广交湘西绿林，故友甚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游击司令，红二军团参谋处长，红六师十七团团长等。长征路上，贺龙任命他为红二军团没收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受贺龙重托，担任敌后抗日根据地洪涛货币印刷厂第一任厂长。从刀光剑影的斗争战场，到隐蔽的组建人民银行的货币印刷战场，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民国初年，以打富济贫、抑强扶弱为宗旨的“哥老会”在大庸发展组织。李吉宇遂邀来一批穷兄难友，歃血结盟入会。李吉宇才学出众，武术超群，被推为“哥老会”龙头大哥。当时会员良莠不齐，李吉宇始终坚持不准胡来，鼓励伸张正义，志在组织势力。在大庸一带，“哥老会”颇得民心。1914年，李吉宇任大庸县西庸乡挨户团分局副局长，负责清匪缉盗、维护地方治安。以此身份，趁赴教学巫、渡水、三家馆一带剿匪机会，收编当地吴佩卿、田子云、庾拉统三股游杂武装，编为三个营并自任团长。从此，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武装力量。

不久，袁世凯公然称帝，这种倒行逆施，激起全国民众愤慨，神州大地怒涛汹涌澎湃。1915年9月，张家界永定区（原大庸）木讷里人罗剑仇在上海加入程潜领导的以反袁护国为宗旨的“民权社”，带着联络同志、发动起义的任务回到张家界永定区（原大庸），与李吉宇联系。李吉宇了解到这一组织的性质后，毫不犹豫加入“民权社”。

1915年12月，蔡锷在南疆挺身而出，举起反袁护国大旗，各地顿时响应。1916年春，罗剑仇亦组织湘西护国军左翼司令部，通电讨袁，响应蔡锷起义。李吉宇立即找团防局局长商量全力支持罗剑仇事宜。不料团防局长阴谋狡诈，投靠北洋军阀，向湘袁县政府密告李吉宇通匪。李吉宇当机立断，毅然率部参加湘西护国军左翼独立军，被罗剑仇任命为营长。其时，贺龙在独立军任营长，两人会于军中，交往甚密，意气相投，结拜为兄弟。3月下旬，李吉宇和贺龙各率本营，一同参与大庸岩板溪伏击北洋军阀战役，随后又一同围攻永顺、大庸县城，打击两县拥袁公署和常澧镇守使统领的反动军队。战斗中，李吉宇和贺龙配合默契，策应主动，战功卓著。1916年6月，袁世凯暴病而死，帝制告终，谭延闿遣散了驻守桃源的护国军。李吉宇收集旧部回乡组成劫富济贫的农民武装。

在战斗硝烟里，李吉宇转移到龙山、花垣与贵州交界地带劫富济贫。1924年，建团联军川军第二军军长汤子模驻防贵州铜仁，李吉宇供职汤部，后任第一师第八团团长。1925年，任川军北伐先遣军司令等职。这时，贺龙在澧州任镇守使。孙中山逝世后，李吉宇被贺龙委任为大庸县县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贺龙受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李吉宇重返贺龙部任营长，并先后参加攻克宜昌等重要战斗。部队攻入武汉后，他受贺龙之命回大庸组织地方武装。1927年8月1日，贺龙在南昌起义中担任总指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消息传到大庸，李吉宇与覃辅臣随即率兵攻打西教乡公所，策应南昌起义。不久，部队受挫，李吉宇不幸被湘西巡防军驻大庸旅逮捕入狱。经大庸县和慈利两县知名人士多方营救，获保释出狱。出狱后李吉宇流落到汉口，在老圃剧院做杂工。1931年9月，打听到贺龙已在洪湖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赶忙奔赴洪湖，找到贺龙，被任命为红三军游击司令。

李吉宇在湘湘西有群众基础，这一带游杂武装头目多是昔日“哥老会”成员，一见“龙头大哥”当上红军游击司令，纷纷归服，红军队伍不断壮大。1933年初，李吉宇随贺龙到张家界市永定区（原大庸），发展游击队员数十名。当时住三家馆乡黄土村，村民告诉他，附近有土匪常到村里抢粮食和耕牛。考虑到土匪中也有很多是因贫困被逼上梁山，便在三尺长布上，写下“只准吃饭，不准抢东西——李吉宇书”，挂到土匪经常出没的山谷前大树上。土匪自此不再来黄土村骚扰，有一部分土匪，还归顺了李吉宇的游击队。李吉宇以大庸游击队长身份收编湘西各县游杂武装，让“哥老会”成员四处活动收编游杂武装，共收编游杂武装数10支2000多人，后编为12个大队，有力壮大了红二、六军团武装力量。这些红军游击队员，在李吉宇的带领下，以玉皇洞为军营，深入开展革命军事武装斗争。

为打乱敌军部署，李吉宇率领游击队员孤军直入桃源，突然袭击陬溪（今陬市）警察所。适值新驻常德的国民党独立

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因事到桃源，至陬溪听到枪声，以为红军主力袭来，掉转头回常德向省府告急。1934年11月，红军攻占大庸，李吉宇任红二军团参谋处长，负责收编湘鄂各县自发农民武装。不久将收编的农民武装合编为大庸游击支队，任支队长，袁任远任政委。1935年初，国民党四十三军四十三师郭汝栋部占领慈利，进兵溪口，驻扎在棉花山。李吉宇率游击队员奉命出击。面对强敌，队员们舍生忘死，杀声震天，重创敌，游击队伤亡过半。此后，游击支队改编为红六师十七团，李吉宇任团长。红十七团官兵驻扎在李吉宇家乡枫香岗乡丁家溶玉皇洞，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指挥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把敌人背了过来。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长征，开始艰苦而漫长的革命行程。54岁的李吉宇体弱多病，贺龙为照顾他身体，任命他为红二军团没收部部长。长征途中，遍布艰难险阻，攀从悬崖上硬凿出来的栈道，翻横亘百里高入云端的雪山，走泥沼遍地人迹罕至的草地，严酷的战斗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考验着每一名同志，年过半百的李吉宇，面临的困难更多，但他以顽强意志和青年战士一起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到达陕北。

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整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李吉宇被安排在该师三五九旅供给部工作，随军转战于山西兴县、岢岚、神池、五寨一带，经常深入群众，筹集粮食、食盐和药品，保障部队需求。1940年，日伪合流，对八路军及其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当时一二〇师部队驻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师供给部财务处储备了一批黄金、银洋，不便流通。为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成立洪涛印刷厂，专门印刷纸币，李吉宇任厂长。全厂配备一个警卫连，设六台印刷机，有工人100多名。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经常到工厂看望李吉宇，尊称他为“李司令”“李胡子”。日军经常“扫荡”。1940年5月，在频繁的边战斗、边生产和反“扫荡”中，李吉宇将印刷厂迁过黄河，设在陕西省神木县路家南沟村继续生产。根据地生活困难，缺少大米油盐，便用黑豆和野菜充饥。李吉宇和战士同甘共苦，冬天一件旧羊皮袄白天当大衣夜里当被子，工厂没宿舍就住群众窑洞。印刷纸币所需的纸张、油墨等都靠地下工作者穿过封锁线从敌占区运来。李吉宇为此日夜筹谋，紧急时亲自化装购买，劳累不堪。在恶劣环境下，他团结全体战士和工人，始终保持正常生产，保障纸币流通。李吉宇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群众整修房屋和道路，军民关系十分融洽。长期艰苦卓绝的工作，李吉宇积劳成疾。1941年2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大庸（今永定）老家传来噩耗，儿子李次军等同志被敌人杀害，从此更是卧病不起，2月便含恨去世，终年61岁。

李吉宇病逝后，贺龙在他的追悼会上沉痛地说：“李司令，你安息吧。你未竟的革命事业，我们一定会完成。抗战一定会胜利的。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当地村民含泪：“李厂长是个好人，是个好司令。我们每年清明节都要为他扫墓。”

李吉宇的遗体安葬于路家南村的山梁上。该村村民每年清明扫墓，从未间断。

1940年5月，西北农民银行创建（该银行系中国人民银行前身），同期组建洪涛印刷厂。洪涛印刷厂第一任厂长李吉宇，实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印制的创始人之一。洪涛印刷厂1942年4月迁至贾家沟村，1945年9月迁回兴县杨家坡村，1948年1月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并，西北农民币成为解放区统一货币。1949年春洪涛印刷厂分两批渡过黄河，奉命随军西迁至西安市，发展成为西北印刷厂。

至今，洪涛印刷厂在路家南村村的厂部、印币部、伙房、职工住宿、警卫排哨所等旧址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是红色文化教育教育基地。

2019年1月19日中午12时50分，李吉宇的骨灰，由他曾孙李志升、李四兵从陕西省神木市贺家川镇路家南村启程运回原籍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枫香岗街道宋家岗村。临走时，路家南村全体村干部、村民吊唁送行。1月23日10时18分，骨灰安放仪式在湖南省张家界市烈士陵园举行，神木市民政局、贺家川镇党委、镇人民政府，路家南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敬献花篮。

李吉宇一家都支持革命。他和妻子陈氏共养育了2个儿子、3个女儿。有6个孙子、2个孙女。现有曾孙18人。大儿子李次军生于1900年，是大庸县游击支队战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1988年被湖南省政府定为革命烈士。次子李次贞生于1908年，红二军团战士，1934年10月在大庸县国民党牢房牺牲，1988年被湖南省政府定为革命烈士。



书卷里的清欢

□江舟

世间的声音，清者自清。倪文节曾细细数来：松涛声、涧水声、山鸟声、草虫声、白鹤声、古琴声、棋子落盘声、雨滴石阶声、雪洒纸窗声、煎茶咕嘟声——这些已是天地间至清之声了。可他最后说，都比不上读书声。

细细想来，琴棋书画，游山玩水，向来被人们视为风雅至极的事。可若与读书相比，竟还逊了一筹。难怪黄山谷要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原来读书不仅能变化气质，还能养人精神，这大约是别的雅事比不上的。

读书最大的好处，是能让人暂时离开眼前的现实，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心灵相通的友人，可以感知情感的共鸣，可以望见天地之辽阔，给自己的生命注入新鲜的活水。

南宋末年，浙江有一位寒士叫许棐，爱书成癖。他在屋舍四周种满梅花，自号“梅屋”。屋里悬挂着苏东坡、白乐天的画像，心中敬慕这两位旷达风流的先贤。家中虽贫寒，他却以读书为豪。他在《梅屋书目》的自序中写道：“我穷，却喜欢书。以前积了千余卷，现在翻倍了，还不满足。书肆有新刊，我知道了一定去买；别人家有奇书，我见了必定抄录，所以满屋都是书。”有人问他：“嗜书和贪财，都算一个‘贪’字。读书充饥，不如吃饭饱腹；贪书穷神，不如贪财安逸。人生不过百年，何苦这样折腾自己？”他回答：“自古不义而富贵的人，书里都写着呢，他们最后怎样了？我年轻时安于贫，壮年时乐于贫，到老了便忘了贫。别人不因我穷而看不起我，鬼神不因我穷而嘲笑我，这都是书的赐予。百年人生，有这样的乐趣，还不够吗？”

这才是真正得了读书之趣的人。在“贪书”与“贪钱”之间，他舍钱财而取书卷；在物质贫乏与精神贫乏之间，他宁守清贫，也要精神的富足。正

因读书，他有了丰盈的知识和高远的情趣，世俗之人不轻看他，阴间鬼神不讥笑他。这种满足，哪里是丰衣足食所能比拟的呢？

读书之乐，不仅在独处，还在以书会友。陶渊明把身心放在读书弹琴上，固然高雅；刘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是一种风雅。苏轼说得直白：“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读书的人，连谈天都让人生厌，显得浅薄虚浮。

最让人心向往之的，还是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故事。每天饭后，夫妻俩在书房里烹茶小坐，指着满屋的书卷，说出某件事在哪本书哪一卷哪一页哪一行，以此赌胜负，胜者先饮。李清照记忆力好，常常赢。可赢了便开怀大笑，满杯的茶洒了一身，反而喝不成了。这样的夫妻情趣，这样的风雅，也是从读书开始的。

读书是风雅的事，但读书本身不是为了装点风雅。只有当读书成为生命的需要时，它才是真正的乐事。不爱读书的人，读书是苦役；只为功名而读的人，也无法从中获得潇洒与怡情。只有真正好读书的人，不让他读书，才是最大的禁锢。

陆游自称“书虫”。到了晚年，一年四季天与书为伴。他说：“愁极不成寐，起开窗下书。似因逢寐释，如痒得爬梳。”不读书时浑身不自在，半夜也要起来读。一读书，就像囚徒获得释放，精神顿时舒展。他又说：“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郭屋三四间，充栋贮经史。”对他来说，满屋经史，便是最美的享受。他还说，读书是为了“畅适性灵”，不必非要读完一整卷。没有丝毫勉强，这才是文人求知的雅兴与聪明——借读书脱俗，从功名利禄的纠缠中暂时挣脱，驰骋想象，神游古今，在书卷的雅趣中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寄托，最终获得人格理想与内在精神的平衡。

这，或许就是读书最深的风雅了。

斜阳照

□任随平

斜阳“斜”，本就是一幅上好的画作。

我偏爱“斜”，雨丝落起来的时候，顺着人家的屋瓦斜织着，如纱似雾，若梦若幻，就连朱自清也喜欢这样的景致，“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多么美，有油画的绵密与质感；一络山风拐过山崖，迎面斜斜地拂过来，擦着你的领头，钻进你的衣衫，夏日的热浪随风而去，这“斜”，“斜”出了一份清凉，“斜”出了一份惬意与迷恋；一只翻飞的鸟雀，背负着暮色，从村庄的上空箭一般斜插而过，到对岸的山崖上，除了背脊上驮负着的黑，身后还跟着成片的灰，这种斜插而过的急促，总让我想到巢穴里的幼雏，想到归家的急切，于是，一只鸟雀归家的画面就像一顶窄窄的阳笠，烙印在我的念想里；当然，还有“斜风细雨不须归”，还有“远上寒山石径斜”，“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这样的“斜”，是入得画的，唯美的意境，仿若一味好茶，口舌生香，让人在品咂之余心生无限爱惜。高雅，娴雅，有几分古意。

公桌临窗，晨间大把的阳光斜斜地落在桌面上，随手翻开一本书，杯盏里的清茶氤氲着茶香，悠然，寂然。翻动书页，阳光就落在字里行间，文字因了阳光而散发出清冽馨香。阳光的味道，文字的味道，相互交融着，走进文字中的阳光有了诗意，从阳光中逸散出来的文字，有了生动的情节。就这样，一个人安静地面对文字和阳光，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是文字走进了浓郁馨香的阳光里，还是阳光钻进了诗歌的字里行间，整个人沉浸在清冽的馨

香里。时光沉淀在心底，就像馨香逸散的茶底，安静地落在杯盏之中。

这时候，阳光斜斜，是一段往事的结尾，也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头，从灵魂深处画上句号抑或打开，就像挂在白瓷盏内壁上隔夜的茶珠一样。

若是在晴日，独坐山巅，安享斜晖，亦是一份悠然自得的宁谧景致。

山是后山，抑或合围村庄依山傍水的山，就这样，什么也不去多想，安静地坐下来，身边的草木多了平口里的葳蕤气息，在历经了风霜之后，茎秆变得硬朗。悄然俯身，用手指轻触草茎，冬日的草木多了一份脆烈的干爽劲。风窸窣窣地钻进草茎深处，有几分凉意，有几分迷离。斜晖的晕光向着西山的方向缓缓移动着。这时候，我不禁想到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诗人也是在这样的时候，背负一身殷红的斜晖，于东篱之下，田园之中，亲手采撷菊花，偶有鸟声滴落下来，落进脖颈里，落在菊瓣上，落在丛草间，一切都是相得益彰，一切都是恰到好处。诗人起身的一瞬间，抖落背脊上的斜晖，那是时光的尘埃落在一个无心无挂碍的人身上，那是云烟一般的往事从心胸间抖搂出来，生命的背影高过了南山，高过了荡漾而过的山风。

这样想着的时候，斜晖将最后一抹嫣红留在了远山之巅，大地静若油画。村巷的大门已然打开，牛羊归圈，次第点亮庭院深处的灯火。而暮色，就跟在身后。跟在身后的暮色落在了屋檐之下。

夜，仿若一杯浓醇的香茗，满室馨香。

一些事物

□何军雄

（外一首）

微风吹过，草木低下头  
远处，一些事物摇晃  
盛大的古堡，举起夕阳  
从一幅画面里走出来  
繁华落幕，大地一片寂静  
尘世间，蚂蚁躬身前行  
一些事物，默不作声  
伸手触摸夜色，风声里  
有着零星的雨点落下  
打湿情话，以及墙头草  
窗外，不知名的蜜蜂  
聚集在一起，互相簇拥  
人间但凡美好的事物  
都有着一个个动听的名字  
和乳名一样，被人呼唤

高粱地

绿色笼罩。大片的高粱地  
一群麻雀占据着制高点  
随风摇摆，笔直的脊梁上  
绿色的外衣招人耳目  
露珠，如同灯笼高挂枝头  
排列有序，个个精神抖擞  
一亩高粱地，伫立成  
受阅部队的将士一般威武  
成熟的果实，颗粒饱满  
金黄成祖国的色彩和姿势  
从一株高粱里，取出火  
燃烧成一种力量的源泉来  
这喂养心脏的口粮里  
有着母亲的汗水和辛劳  
让每一粒高粱，贯穿肠胃

山间的风

轻柔的风，拂过故土的山梁  
草木侧过身，遥望山间  
庄稼滋长，麦穗抬起头来  
就是一阵风，吹开了乡村  
万物复苏的美好憧憬和愿望  
风是一团火焰，肆意燃烧  
让土壤干渴，让绿色变金黄  
乡间，有一阵风就有一场雨  
卷起尘土，以及远处的云  
将一年的收成，目送到粮仓  
山野寂静，唯有风声在响彻  
让一缕炊烟弯下了腰身  
枝条摇曳，芽苗探出脑袋  
一缕风，穿透故乡的原风景  
让一个远离故土游子返乡